

清·李瀚章 编纂
清·李鸿章 校勘

第八卷

曾国藩全集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曾国藩全集

(家书 日记)

清·李瀚章 编纂

清·李鸿章 校勘

(第八卷)

同治三年

正月初四日

澄弟左右：

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十五日县城所发之缄，具悉一切。

五十侄女生子，恭喜弟又做一届外公。余兄弟屡见孙女，尚未抱孙，不知何年乃做真公公。科四今春完娶，想三家之中不久必有佳音耳。

此间年底平安。各营腊月皆放一个月满饷，近岁所仅见也。惟米贵异常，年前已买至五千二百文一石。九弟及各军近日均无战事。苗沛霖既诛，其部下头目为僧王擒斩殆尽。李世忠亦知畏罪。近有文书来，将渠所据城池交出，请我派人去守，其枪炮亦愿缴出。将来江北可无后患。

余身体平安，合署内外俱好，惟俭字日减一日。余兄弟无论在官在家，彼此常以俭字相勸，则可久矣。顺问新岁吉好。

国藩手草

正月初四日

沅弟左右：

新岁想吾弟体气康强，诸福骈集，为慰为祝。此间凡事平善，银钱子药皆不短绌，惟米粮不足，不知正二月间能不令弟营饥困否。

李世忠有公牒来，请将渠部所守滁、来、天、六等城交出，由余

处派人接守，渠兵另听调遣。又有一牍请将枪炮缴出，将来当无它虑。

篋轩待马谷山到即履江宁藩司之任，将先至弟处一行。鹤侪信来，言当先至安庆，次至临淮。义渠信来，并无牢骚之意，然淮上官绅及省城公论颇为不平。黄南翁在此，拟节后再赴鄂中。前事虽不无抑郁，然胸怀尚坦荡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澄弟信附去。

正月初七日

沅弟左右：

初六日接弟初二日信，具悉一切。送福字之戈什哈尚未到家，盖须至东坝也。

余思至金陵一行，不过因弟太辛苦，或兄弟一会，以畅欢怀。近见弟累次来信，襟怀甚恬畅，字画甚光润，心意甚敬谨，可卜其神不外散，别无波折。余即决计不赴金陵矣。盖洋船虽快，往返亦须八九日也。少荃决不能来，显而易见。程学启之能来，亦姑听之。余已有函商之少荃，此后不加咨牍可耳。元年九月少荃不派程援金陵，余至今不能无介介也。朱南桂可当神策门一路，至慰至慰。逸亭能否至金陵，且待渠到日再酌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正月十三日

沅弟左右：

初八日接弟两缄：一则戈什哈赍回，一则由駟递到，内有霞仙奏稿两本。具悉一切。

连日大雪弥漫，平地几至四尺。弟军临前敌，士卒困苦异常，而弟素有畏寒之象，深以为念。探报侍逆上犯，已至绩溪。余调毛军赴徽，沈中丞调江、席赴婺，日内俱不能成行。不知贼行迟速果何如也。

金眉生与簪轩信言里下河之米实不过二两五六钱一石，此间拟即发银二万购办弟营之米。继芳可让而不可佩，弟论允当之至。霞仙所处之境，其艰难似倍于皖。吴奏疏委曲譬达，则近日好手也。余有复李良臣信一件，抄寄弟阅。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正月十四日

澄弟左右：

正月四日接弟十二月二十日排递之函，初七日接弟二十日函，由谢绍武等带来者。些微寄件，何足云谢。

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，总恐老辈失之奢，后辈失之骄。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。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，为后人惜余福，除却勤俭二字，〈别无做法〉。弟与沅弟皆能勤而不能俭，余微俭而不甚俭，子侄看大眼吃大口，后来恐难挽回。弟须时时留心。

大雪五日，平地四尺，此间军士极苦。沅弟初二日以后尚无信来。安庆合家平安，足慰远念。顾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正月十七日

沅弟左右：

十四日接初九日来信，十六、十七连接十一日两缄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近事，侍逆之党于初六日陷绩溪，唐桂生于初八日出队小胜。初九日唐与王开琳之军均获胜仗，收复绩溪。惟歙之南乡贼数尚多，初十进剿，不知得手否。贼马闻已到千余，侍逆大股又将继续至。毛军赴休宁，今日始从安庆南渡。江、席赴婺源亦为雪阻，均落后着，实为焦灼。能否不令侍、辅、堵等深入江楚变成流寇，则全仗国家之福也。

金眉生十四日到此，已交银二万，令买米解弟营。簾轩履宁藩之任，凡眉生有善策无不采纳，凡弟处有函商无不遵允。晋鹤既调皖抚，自不能干预淮北盐务。惟用人极难，听言亦殊不易，全赖见多识广，熟思审处，方寸中有一定之权衡。如眉生之见憎于中外，断非无因而致。筠仙甫欲调之赴粤，小宋即函告广东京官，以致广人之在籍在京者物议沸腾。今若多采其言，率用其人，则弹章严旨立时交至，无益于我，反损于渠。余拟自买米外，不复录用。许小琴老而自用，亦未便付以北鹺重任。且待忠鹤皋相见、李军全撤之后，再议淮北章程。

闻弟宅所延之师甚善讲解，可慰之至。问及后辈兄弟极为和睦，科一、三、四行坐不离，共被而寝，亦是家庭兴旺之象。余所虑者：弟体气素弱，能常康强无疾，至金陵藏事之日不起伤风小恙；其次侍、辅、堵等酋不上江西，不变流贼；其次洪、李城贼猛扑官军，弟部能稳战稳守。三者俱全，如天之福。雪、厚、南、竹吴等皆以弟新营太多为虑，余苦无良将调以助弟，极歉仄也。复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正月二十三日

沅弟左右：

接十七、二十日来函，具悉一切。

城事果有可望，大慰大慰。此皆圣朝之福，绝非吾辈为臣子

者所能为力。不特余之并未身临前敌者不敢涉一毫矜张之念，即弟备尝艰苦，亦须知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劳绩在臣，福祚在国之义。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与之意，存一盛名难副成功难居之意。蕴蓄于方寸者既深，则侥幸克城之日，自有一段谦光见于面而盎于背。至要至要。

云仙信阅过。余昨有复云信，后附密片一纸，抄寄弟阅。云原信缴还。唐升漕督之说，此间并无所闻。侍党之在歙、绩境者，业已击退。其至遂安境者，王开琳已往追剿。又有席在婺源，韩在玉山，当无它虑。十一月信摺首尾各拟数句者抄阅。忠鹤皋昨日到此，南叟月杪可归矣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正月二十四日

澄弟左右：

日内未接弟信，想五宅平安。此间合家俱吉，沅弟在金陵亦甚顺遂。克城之事，十牙即竟有影子。侍逆之党上窜江皖，徽军已屡获胜仗，驱贼回窜。惟另股窜遂安者，未知浙军能否得手。大约杭州、金陵春间皆可望捷音。只求败贼不至江西，则大局日稳矣。

李家两昆仲先后徂谢，以名贤而兼高位，一旦长逝，其家冷落之状可想而知。余为筹画各处奠仪并公项共得三万余金。本日复李克轩信寄阅。又刘坦衢帅家祭幛一件，奠仪一百，亦于今日专人送去。

新正人客甚多，不似往年军营光景。余虽力求节俭，总不免失之奢靡，日日以俭字诰戒妻子，现略知遵守，亦望吾弟常告内外周知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正月二十六日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五日接十八日来信，二十六日接二十二夜来信。天保城以无意得之，大慰大慰。此与十一年安庆北门外两小垒相似，若再得宝塔梁子，则火候到矣。

弟近来气象极好，胸襟必能自养其淡定之天，而后发于外者有一段和平虚明之味。如去岁初奉不必专摺奏事之谕，毫无怫郁之怀，近两月信于请饷请药毫无激迫之辞，此次于莘田、芝圃外家渣滓悉化，皆由胸襟广大之效验，可喜可敬。如金陵果克，于广大中再加一段谦退工夫，则萧然无与，人神同钦矣。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，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。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，愿与我弟交勉之。

闻家中内外大小及姊妹亲族无一不和睦整齐，皆弟连年筹画之功。愿弟出以广大之胸，再进以俭约之诚，则尽善矣。喜极答函，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二月初二日

沅弟左右：

初一日接二十五申刻信，知金陵业经合围，只空后湖一段，大致不能以全股冲出，貽患它处，且喜且惧。喜者喜弟之苦心经营，渐有蕲事之望；惧者惧穷寇拼命决战，如黄河将合龙之际，恐大溜冲决走扫也。望弟加倍小心，竟此大功。

天保城山下修二新营[垒]，湘后二营恐不足当此要路。其营官由水师出身，不知陆路事宜。周围九十余里，围数十万悍贼于其

中，吾弟布置之劳，责任之重，思之不觉惴栗。

谕旨前令都兴阿南渡至句容一带助剿，本日改调都赴山西，派富将军南渡，饬余区画调度。余因富公无本领而有脾气，拟复奏不必南渡。徽州之贼虽退，已从浙境上窜玉山、广信，势将蹂躏江西腹地。金陵若克，请弟拨二万人回顾江西、湖南，即为遣散地步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二月初四日

澄弟左右：

正月二十八日接弟十一日信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近事，金陵业已合围，沅弟两信附寄弟阅。由浙上犯之贼，徽州一股虽经击退，遂安一股已窜至江西之玉山，恐不免直上抚、建，则吉安、袁州可虑，而湖南亦须办防堵矣。然金陵果克，沅军可分二三万人上援，江楚当不至于糜烂。

李家奠仪，去年已由东征局兑去二千金。又闻湖北二千、湖南一千早已送去。此外数百金者尚多，断无缺用之理。此间代收各款，夏秋再汇解可也。蕙妹病已全愈否？金二在此，日有长进。甲三病数日，颇重，今已大愈，但禁风耳。萧开二等尚未到。程慎轩若来大营，自当格外周旋。魏涟西、沈霭亭在此，吾与沅均未简慢，日内亦将归矣。余详日记中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二月初六夜

沅弟左右：

初四日接弟二十九日之函，知已分银壹万与厚庵处，甚慰甚

慰。合围以后该逆有何举动，此信未一提及，想竟无声无臭。洪秀全亦可谓能固其众者矣。

马箴山于初五日抵省，万谷轩于初九日坐轮船赴泰，初十、十一日必至弟营。唐初六日自临淮起行，乔初六日自泰州起行，均来安庆交印接印。李世忠已有复信，抄寄弟阅。闻渠遣散各勇，每人给盐二包或三包，带队者或三十包，则值钱百余千。不知其部下果能一一俯首，别无波折否？澄弟信寄去，阅毕仍寄还，其中事尚未办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厚庵信奉还。

正封缄间，接弟初三日信，知宜兴业已克复。宜兴系少荃派戈登与郭松林来打的。昨接少荃信，始知之。既克宜兴，必打溧阳、丹、句，贼势益孤矣。李世忠之信甚属恭顺已抄至僧处。惟余复李函，仅称皇上交余严查，而未言交邸帅会查。继芳已难免于醋，若再见李信，则醋劲更进，反生波折不抄去。饱谙世事，处处皆危机也。又行。

二月十一日

沅弟左右：

初七日接正月二十六日来缄，初九日接二月初五夜一缄，具悉一切。

连日风雨严寒，气象愁暗，便似咸丰十年二月光景，深为疑悚。不知弟体气何如？各营近状何如？城贼出外猛扑否？上游窜江西之贼，虽经席、韩迭获胜仗，闻有一小股由铅山之湖坊内窜，恐遂将窜扰抚、建，殊为焦虑。

箴轩于初九日上轮船，拟在河下等候二日，以待鹤齐之至。南坡叟初二日辞行，而至今未开，则为风所阻也。

金陵果克，弟之部曲断不能全数遣散。一则江西是管辖之境，湖南是桑梓之邦，必派劲旅防御保全。二则四五万人同时遣撤，必无许多银钱。而坐轿者愿息，抬轿者不肯，其中又有许多人情物理层次曲折。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，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乱，痕迹不可太露。待兄弟相见，着着商定，再行办理。

近奉一寄谕，似宜稍密，抄寄弟阅。吴道代理宁藩。吴有一咨，乔却未先禀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二月十四日

澄弟左右：

二月十三日接弟正月二十五日衡州一函，其萧开二等所带腊肉亦于十二始到。弟所寄食物多而且好，谢谢。

正月下冻冰雪太久，恐非佳兆，而弟决谷米之必贱，何也？此间亦苦风雪严寒，气象黯惨，几与庚申春间苏杭大变时景象相似，余深以为忧。幸二日内已放晴矣。

沅军平安如故。自正月底合围，贼至今未出城猛扑。探称洪逆积柴绕屋，自誓城破则放火自焚。上窜江西之贼近日未闻的报，不知已至抚、建否？寓中大小平安。

纪泽之病已愈，但尚禁风。后辈体气远不如吾兄弟之强壮也。吾所以屡教家人崇俭习劳，盖艰苦则筋骨渐强，娇养则精力愈弱也。老弟以为然否？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二月十五日

沅弟左右：

初九及初十夜来信先后接到，具悉一切。

历讯各供，皆言米粮无多，三四月当有可望。宜、溧既克，余遂檄春霆进攻丹、句，以接郭、戈之气，亦少荃与弟函中意也。江西之贼，沈公咨言已至金溪各处，稟有言由铅山入闽者。总之，窥伺抚、建，以图上犯。抚州有守兵千余，建昌不满千人，殊深焦虑。然此时不能遽令鲍军援江。一则索性将金陵、常、湖了结再办流贼。一则春霆母故，请假允许，业已两次订限，此时不能再失信。将来上窜之贼能否不成大患，全仗国家之福祚矣。

泽儿病已愈，内人咳嗽已久，近又感冒。澄弟顷到一信寄阅。密寄一件抄阅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二月十七日

沅弟左右：

十六日接弟二月十三日信，具悉一切。

摺差于十八日进京，弟贺万寿摺业已代写一分，此外如彭、乔、鲍、万、马、何皆由余处代写。

乔中丞于十五日抵省，闻义渠亦将回省交印。麓轩未在金陵登岸，颇非意料所及。据称赶于十六吉辰接印，理或然与？窜江之贼枪炮甚少，避城池而不攻，避官兵而不战。席砚香赶至抚、建一带，当易得手。

何廉昉所陈厘务，多影响之谈。兹将余寄云吉、养素两信抄阅。周成民稟尚未到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二月二十三日

沅弟左右：

十九日接弟十六夜信，二十二日又接十九日信，具悉一切。

此間得洋船信，知常州於十二日克復，廣德州之賊亦因無米全數退遁。看來蘇皖兩省可於端節前一律肅清。江西之賊，研香在金溪大捷，韓字祥字各軍雲集，計必逃入閩中。後股為徽浙各軍所扼，不能續至，當無大碍。

弟營米糧，六安曾處萬石已有着落，里下河金處萬石，弟當自行諄催。少荃處新借二萬石，渠力綽然有餘，弟須屢函催之。將來四川萬石亦盡弟營。其安慶新磨之米則分給各營，未知能度此四個荒月否？

喬中丞到此七日，明日可往臨淮。義渠明日可回省垣。澤兒體弱，已照弟意，諭令服余之參茸丸茸，即弟送內人者也。順問近好。

兄國藩手草

二月二十四日

澄弟左右：

接弟信，知臨三生子，蘭姊可慰於九泉矣。茲付去銀拾兩為賀。五十侄女生子，亦寄十兩為賀。請弟妥交。

此間近狀平安。上海李軍於十二日克復常州。金陵之賊外援已絕，計瓜熟蒂落之期當亦不远。惟米糧昂貴，且無處可買，頗以為慮。江西之賊自席軍在金溪獲勝，大局大致糜爛。然窮寇覓食紛竄，閩廣兩湖均屬可慮，不可以其為殘敗之匪而忽之。如省城、衡州有與弟商及賊情者，宜互相減慎也。

儉之一字，弟言時時用功，極慰極慰，然此事殊不易易。由既奢之後而返之於儉，若登天然。即如雇夫赴縣，昔年僅轎夫二名，挑夫一名，今已增至十餘名。欲挽回僅用七八名且不可得，況挽至三四名乎？隨處留心，牢記有減無增四字，便极好耳。順問近好。

國藩手草

三月初一日

沅弟左右：

二十六日得二十三夜来信，数日未复。雨大且多，不知弟处营墙倒坍若干？贼匪出城猛扑否？常州克复之说竟系讹传。比又有嘉兴于十八日攻克之信，不知确否。窜江之贼，席、韩等军于十八日大捷建昌后，未闻嗣音，似已南窜南丰、广昌。内而吉、赣，外而闽中，均属可虞。乔中丞因争闽饷一万与义渠大为齟齬。闻十年薛署江督时，批乔之禀有“行同市侩”一语，乔长禀申辩，请将原批收回。薛竟取回，另换一批。合之去年缴弟处之札，此次争唐饷而严札马方伯，无秀一之才学，而有其霸道路数，盖与紫三相近。

弟处米粮，除六安一万，上海二万外，又札万、忠各办一万，分济弟与鲍军。此皆分内之饷，弟尽可屡函催之。废铜铸钱，断非营盘所能办之事，费尽气力不能办到万串，不如其已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三月初四日

沅弟左右：

三月一日接二月二十日哨官带来之信、二十七日排递之信，具悉一切。

米粮一路，金、曾各一万石当为可恃，少荃之二万，万、忠之二万，不知可得一半否。弟观兄如此打算，果可过三、四、五、六荒月否？

里下河之捐，少荃与仲仙现并未停，吾兄弟若开办，亦不必会少荃衔入奏。吾因下游为捐所苦，百姓望我如婴儿之望慈母，本不欲再办捐输，已拟稿咨复弟处咨稿抄阅。顷闻幼丹中丞奏请江西厘

金全归本省，或江皖各半。从此饷源大绌，竟不能不出于捐之一途，前稿暂不咨弟处矣。但办捐则须于泰、沪各设一局，请弟与南翁、篋轩商定规模，逐条开示，并拟定委员。设局之后再行人奏可也。顾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与春霆信一函，弟阅后加封递去，或专人飞送。

三月初四日

澄弟左右：

日内未得家信，想四宅小大平安。

此间近状平安。沅弟营中久无战事。惟春雨墙坍，常加修葺。春霆由东坝进攻句容、丹阳，尚无起程确耗。金陵之贼，亦无粮尽确耗。江西之贼已破南丰，吴子序带团守卡，力战殉难。沈中丞奏请以江西厘金归本省用，并无信来商及，以后饷项愈窘矣。杭州之贼目陈炳文闻有投诚之信，克复当在目前。天气阴雨作寒，景象似不甚佳。吾在兵间日久，实愿早灭此寇，俾斯民稍留子遗。而睹此消息，竟未知何日息兵也。

纪泽兄弟及王甥、罗婿读书均属有恒。家中诸侄近日勤奋否？弟之勤为诸兄弟之最，俭字工夫，日来稍有长进否？诸侄不知俭约者，弟常常训责之否？至为廛系。即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三月初七日

沅弟左右：

初四日接弟初一日信，具悉一切。

京察考语，此间至今未接军机处附片知会，亦未接到部文。甚

矣！小军机无应酬馈赠，真一步不可行也元年京察系军机抄谕旨知会。

里下河之捐，拟于此间派一员赴泰，而仍以簠轩作主。兹有复簠轩信，弟阅后加封专人送去。沪局之捐，拟派张仙舫前往。张办捐最为精细娴熟，可以胜任。特大胜关查盐，一时未得替人耳。

杭州于二十四日克复，湖、常二郡计亦可速复。金陵最后乃复，此理之固然者，弟不必焦灼，总以保养精神细心照料为要。南云今日到此，体气尚疲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丹畦之姊丈窦兰泉，日内将往弟营拜访。

三月十二日

沅弟左右：

接初七夜一缄，欣悉句容克复，从此城贼冲出益无停足之地，当不至貽患他方，至以为慰。弟增十六小垒，开数处地道，自因急求奏功，多方谋之。闻杭城克复之信，想弟亦增焦灼，求效之心尤迫于星火。惟此等大事，实有天意与国运为之主，特非吾辈所能为力、所能自主者。虚心实力勤苦谨慎八字，尽其在我者而已。

春霆既克句容，宜亲驻句容，专打金陵破时冲出之贼。簠轩办捐之札，专人坐轮船送去。刘方伯札亦发。惟少荃近日与余兄弟音信极希，其名声亦少减。有自沪来者，言其署中藏珍珠灯、八宝床、翡翠菜碗之类，值数十万金，其弟季荃好货尤甚等语，亦非所宜。将来沪局劝捐，恐又得与余处齟齬。幼丹截分厘金之事，今日具疏争之，竟决裂矣。

奉初六日寄谕，恐金陵军心不一，欲余亲往督办，盖亦深知城大合围之难。余拟复奏仍由弟一手经营。惟常常怕弟患病，弟千万保养，竟此大功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三月十三日

沅弟左右：

昨日复去一缄，今因轮舟之便，将泰州捐局、句容防守两牍送至弟处。外霆营一批、富冯各一咨，请弟专丁飞送。各处之米，确有可恃者，金处八千、六安万石、四川九千、东局万石、少荃万石，计端午前后均可解齐。其万、忠两司二万，计亦有捐项可指，均有把握，荒月尽可支持。惟六安续办之八千，有无莫卜耳。弟尽可放心治军，不必挂念饷事，不必焦急。争江西厘金之疏抄寄弟阅。金陵若破，弟有马队近千，春霆马队亦近千，当可追剿痛杀，望与春霆预行熟商一切。顺问近好。

国藩手草

三月十四日

澄弟左右：

初十日接周有元带来之缄，十四日接胡立名带来之缄，皆弟二十三、四日在县城所发者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近事，杭州、余杭皆于二月二十四日克复。鲍春霆攻剿句容，于三月初七日克复。大致极为顺遂。惟金陵城贼坚守如常，并无粮尽确耗，又新插麦禾甚多，竟不知何日始能了此公案！江西之贼尚在南丰、新城，其气甚衰，逃者甚众，应不能为害他方，惟广东之贼强悍，无散归之志，终当变成流贼，蔓延闽粤两湖，是可虑耳。

县中文庙费在万串以外，余当捐五百串，以为之倡，此外各营凑捐，当易成事。

季弟专祠，即卖南门之专祠亦无不可。谕祭文到日，遣官致祭。其遣来之官，即天使也。京师大员得邀谕祭者，系礼部堂官充